



# 東台灣藝術故事

## 視覺篇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藝術學院 策劃  
藝術家出版社 編輯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東台灣藝術故事<視覺篇>

徐秀菊主編・藝術家出版社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藝術家；2007.12 [民 96]

192 頁；17 × 24 公分

ISBN 978-986-7034-70-0 (平裝)

1. 視覺藝術 2. 花蓮縣 3. 台東縣

960.933 96021747

## 東台灣藝術故事視覺篇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藝術學院 策劃

藝術家出版社 編輯出版

發行人 | 林煥祥・何政廣

著作權人 |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主編 | 徐秀菊

執行 | 邱茲芳

作者群 | 潘小雪・黃琡雅・林永利・李秀華・呂芳正・林永發・林聖賢  
林建成・張金催・許功明・趙珩・羅平和・高若蘭

地址 | 970 花蓮市華西路 123 號

電話 | (03) 822-7106 轉 2192

傳真 | (03) 823-5101

網址 | <http://www.nhlue.edu.tw/~arts/>

信箱 | artcollege@mail.nhlue.edu.tw

編製單位 | 藝術家出版社

編輯 | 王庭玟

美編 | 雷雅婷

出版單位 | 藝術家出版社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147 號 6 樓

TEL : (02)2371-9692 FAX : (02)2331-7096

郵政劃撥 | 01044798 藝術家雜誌社帳戶

總經銷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和市連城路 134 巷 16 號 TEL : (02)2306-6842

南部區域代理 | 台南市西門路一段 223 巷 10 弄 26 號

TEL : (06)2617268 FAX : (06)2637698

製版印刷 | 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 2007 年 12 月

定價 / 新台幣 380 元

ISBN 978-986-7034-70-0

法律顧問 蕭雄淋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749 號

J0-05/22

2007

# 東台灣藝術故事

## 視覺篇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藝術學院 策劃  
藝術家出版社 編輯出版



# 尋根探源—東台灣的藝術故事

東台灣除了擁有令人稱羨的自然美景外，也是個人文、藝術薈萃之地，但卻鮮為人知。東台灣過去由於教育資源和文化資訊的不足，致使地區性之豐富藝術特色及多元樣貌都未能完整呈現，甚為可惜。有鑑於此，編者在「東台灣藝術教育資源整合」計畫裡，首先從東台灣視覺藝術故事開始，經由學術的角度，探討東台灣視覺藝術的發展性與獨特性，讓更多人了解東台灣的視覺藝術，也讓東台灣的藝術與人文能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與關懷。

在書中，我們邀請了在東部多所大學裡從事視覺藝術與文化相關研究的教授，從不同的角度來剖析東台灣各類視覺藝術的發展與現況。潘小雪老師從自身的體驗論析花蓮美術史，林永發老師等人則是多面向的論述台東美術史之發展；李秀華老師從各大畫家身影呈現花蓮書法發展；林永利老師從花蓮傳統的石材切入，談到花蓮特有的賞石文化及石雕產業的近況；黃淑雅老師則以視覺設計的角度解讀花蓮的城市文化語言；羅平和老師跳開眾人所熟知的蘭嶼印象，深入介紹達悟族製陶文化形成藝術化形式的演變；張金催老師廣泛的介紹花、東二地的藝術場域；而許功明老師則深入探討台東都蘭山展演場域的影響。

本書今能順利出版，除需感謝參與撰寫之八位教授外，還要特別感謝藝術家雜誌出版社創辦人何政廣先生的支持，以及專案助理邱苡芳小姐的聯繫與校正。編者才學有限，若有不盡周延之處，尚祈方家不吝賜正。東台灣的視覺藝術包羅萬象，並非一書可羅括，尚有許多向隅之藝術明珠有待推介，本書內容僅為滄海一粟，仍待有心人士能提供更多有關東台灣藝術的史料和研究，來豐富東台灣藝術相關資料的內涵！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藝術學院 院長

徐本菊

2007.11.5



# 後山日先照，白雲清風來

當前改變世界面貌的一個基本力量就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全球化影響我們的價值觀、政經文教體制、生活方式與態度。在政治的全球化方面，民主制度與其相關理念已成為普世價值，並影響教育與家庭的民主化取向；社會生活的全球化，形成認同歧異與混亂，人際間的關懷與合作愈形重要；經濟活動的全球化，造成知識的開發與競爭的壓力，也使得創意的培養、壓力的紓解與人文的蘊涵，成為當代人甚為重要的課題；文化的全球化，激起許多國家在地球村的氛圍中，從事在地化或強調在地特色的活動，這些活動以在地藝術或生活特色為差異之主軸，進行本地人文精神的營造與永續發展；再者，教育服務的電子化及普及化，使終身學習與藝術文化活動的推展更為便捷。

藝術教育的思潮與實施，也有此全球化趨勢。台灣的藝術教育深受西方學生中心思潮、學科本位思潮、社會取向思潮，以及視覺文化藝術教育思潮的影響，在藝術教育意識型態、課程設計與實施、藝術教育著述等，顯現出符合藝術教育全球化的趨勢，惟其成效仍然有限。近年來，台灣藝術教育隨著「台灣主體性」運動的風潮，積極省思藝術教育的現況與未來，並企圖建構較具「在地觀點」的藝術教育理論體系，以對治全球化之下的主體性模糊現象。

在全球化趨勢影響之下，且在資訊化、多元化、疏離化、高齡化、休閒化的台灣社會變遷之中，以「文化主體性」與「在地觀點」論述與建構台灣藝術，藉此推展以核心文化與人文素養為主軸、以人為本源、以生活為內涵的藝術教育，實為刻不容緩的課題。由花蓮教育大學藝術學院所策劃的《東台灣藝術故事：視覺篇》，即在於把握此時代之脈動，並以獨具自然與人文之美的花東藝術文化為論述對象，萃取與日照、白雲、清風同具活力的人文精華，直指台灣最為純樸與多元的核心，在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建構及藝術教育的永續經營上，誠然已做出卓越的貢獻。

文藻外語學院教授  
(傳播藝術系及創意藝術產業研究所)

 謹識 2007.11

# 目 錄

C O N T E N T S

## 東台灣藝術故事

E a s t   T a i w a n

## 花蓮篇

H u a l i e n

## 台東篇

T a i t o n g

序 尋根探源—東台灣的藝術故事 .....	2
撰文◎徐秀菊	
序 後山日先照，白雲清風來 .....	3
撰文◎黃壬來	
前言 遊藝於心：解讀東台灣的藝術文化 .....	5
撰文◎徐秀菊	
<b>1 生活·美感·花蓮 .....</b>	<b>10</b>
撰文◎潘小雪	
<b>2 以城市情境彌拼花蓮的文化生活圖像 .....</b>	<b>22</b>
撰文◎黃淑雅	
<b>3 「倚大石為居」東部花蓮石材藝術產業的故事 .....</b>	<b>42</b>
撰文◎林永利	
<b>4 洶瀾書家身影 .....</b>	<b>63</b>
撰文◎李秀華、呂芳正	
<b>5 台東美術發展與文化政策 .....</b>	<b>82</b>
撰文◎林永發、林聖賢、林建成	
<b>6 東台灣藝術場域的傳奇 .....</b>	<b>115</b>
撰文◎張金催	
<b>7 台東都蘭的新興展演場域與藝術社群活動 .....</b>	<b>134</b>
撰文◎許功明、趙珩	
<b>8 達悟族的陶偶與製陶文化 .....</b>	<b>165</b>
撰文◎羅平和、高若蘭	

# 前言

## 遊藝於心：解讀東台灣的藝術文化

### 一、令人驚豔的自然人文景觀

當葡萄牙人航經台灣時，第一眼即為這座島嶼感到驚豔，而呼之為「福爾摩沙」。有人認為葡萄牙人所驚豔的第一眼應該就是台灣的東海岸，碧海藍天稱著蒼翠蓊鬱的綠色大地，從十六世紀的紀錄開始，歷經漫長的歲月，東部予人的自然印象並未有太大的變化，依然是個純真自然的樸實之地。即使在這交通便捷、商業發達的年代，東部的悠閒步調，依然讓遊子們眷戀，不捨離去。

東部的大山好水、東部的豐美人情，不斷地讓人傳頌著，也不斷地吸引著遊客前來。太魯閣的波瀾壯闊、蘭嶼的與世無爭、綠島的清淨澄澈，綠野仙坡般的縱谷風情；十六石山亮麗金黃的夏天；彷如時間靜止般的 193 縣道；陽光豔麗、微風徐徐的七星潭，花蓮、台東永遠有著訴說不完的自然美景，令人讚嘆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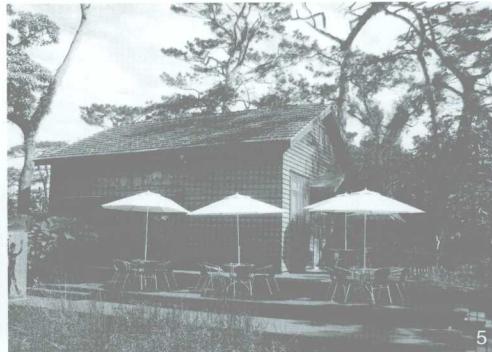


1.悠然自得的縱谷風情（林大成攝影）  
2.美麗的七星潭（林大成攝影）

3.壯闊瑰麗的太魯閣風情（林大成攝影）



4.亮麗金黃的金針花田（林大成攝影）



5.獨具歷史魅力的松園一角（林大成攝影）

5

## 二、不容忽視的藝術文化

然而談起藝術文化，「花蓮有藝術嗎？東部有藝術嗎？我知道花蓮有很多石頭，東部有很多原住民會唱歌、跳舞，僅此而已，但那稱的上是藝術嗎？」相信談到東部的藝術，很多人的心中都會產生這樣的疑惑。沒錯！與交通便捷、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西部相較之下，東部的藝術資源與軟硬體設備確實不足，再加上東部的自然美景的名聲太過響亮，使人更加忽視了東部的藝術文化！

雖然東台灣擁有豐富的多元文化特色，然而在資源有限，文化設施、專業人才不足的情形下，不僅在藝術教學上面臨了嚴苛的挑戰，也使得一般人對東部的藝術文化竟然所以。事實上，在社區文化及族群意識的抬頭下，有越來越多藝術工作者返鄉創作，或是受到東部純樸自然的環境所吸引的外來藝術創作者，在花東地區默默從事著藝術創作，努力提升東台灣的文化層次。無論是在地成長的本地人，或是對東台灣擁有濃烈情感的新移民，其灌入的心力，都同樣地豐富了東台灣這塊土地。

從漢文化的觀點觀之，東部地區的藝術文化之發展，確實起步較慢，不如西部蓬勃發展，如傳統書法、繪畫等藝術創作，但許多藝術家始終默默耕耘，東部純淨的天然環境同時也為創作者帶來更多靈感，更產生許多佳作，開展了花東藝術的精采歷史。在書中，潘小雪老師即從自身的體驗論析花蓮美術史，李秀華老師則從各大書家身影呈現花蓮書法發展，而林永發老師等人從多面向來論述台東美術史之發展；本書將帶領大家一起解讀東台灣藝術文化發展的歷史。

另一方面，隨著族群意識的抬頭，原住民傳統文化也隨之復甦，同時注入更多時代的新元素，從單純的文化傳承，到藝術創作，進而發展成文化創意產業，不僅提升原住民的產業競爭力，同時，原住民的文化藝術也成為相當獨特的一群，並已形成一股新文化力量向四周擴散。這股文化藝術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其逐漸形成了無可取代的在地文化藝術。書中，還有羅平和老師跳開眾人所熟知的蘭嶼印象，深入介紹達悟族製陶文化形成藝術化形式的演變；此文章讓大家一起體驗東台灣原住民藝術文化的采風。

### 三、文化再造的場域與產業

近年來，東部閒置空間的再利用蔚為風潮。讓廢棄的公共產業空間再利用，重新規劃成為各地區的新興展演空間，都為當地注入新的活力、新的氣象，並為藝術創作者增添展演的新舞台，此不僅讓具有歷史意義的空間魅力再現，更讓遊客多了一個認識東部歷史人文的機會，也給當地居民多了一個欣賞藝文的空間，在無形中更提升當地文化生活品味。書中，張金催老師廣泛的介紹花、東二地的藝術場域；而許功明老師則深入探討台東都蘭山新興展演場域的影響，帶領大家一起遨遊東台灣獨特風格的文化再造場域。

藝術不僅存在於畫廊、博物館中展出的創作品中，它其實是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藝術不僅美化環境與心靈，亦可提升人們的生活品味。在傳統產業之中，加入藝術創作元素，相對地提升產業的形象與競爭力。然而在時代巨輪的轉動下，產業形式不斷地變遷，人們的生活形態也不停地改變，文化藝術相對地也不斷的再創新，不論是將舊有的傳統產業賦予新意，以全新樣貌重新再現，或是加入創意的元素，都將使得傳統產業更加活絡。一顆癩糴加上好的包裝設計與行銷手法，即可成為花蓮的特色產品；沒落的傳統石材業，灌入藝術創作的新意，打響花蓮石雕藝術的名聲。書中，黃淑雅老師從視覺設計的角度論述花蓮傳統產業在時光巨輪下的變遷；林永利老師則從花蓮傳統的石材切入，談到現時花蓮石雕產業的近況；這些文章帶領大家一起解讀與體驗東台灣文化產業的創意與變遷。



6



7



8

6.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於今年 10 月在花蓮創意文化園區舉辦 2007 亞太藝術教育國際研討會相關之各式展覽與創意工作坊（連正芳攝影）

7. 花蓮秀林國中於參加 2007 亞太藝術教育研討會創意工作坊於花蓮文化創意園區進行口簧琴演奏示範（連正芳攝影）

8. 第七屆花蓮國際石雕藝術節（蔡佳玲攝影）



花蓮新興的展演場域－松園別館（蔡佳玲攝影）

## 四、文化藝術的傳承與創新

隨著交通建設的進步，生活需求的不同，東部地區的地景、地貌亦隨著時光流轉產生些微的變化。相對地，在文化藝術上，也藉由舊經驗的累積與創新，而逐漸地使得東台灣的人文風貌更加鮮明。就像有人認為「文化」一詞最佳定義：「文化像是流動的符徵，本身意義的不確定性易於融入不同的歷史脈絡，因而產生了迥然不同的風貌。」

回顧東台灣文化藝術的歷史，老一輩藝術家與藝術教育者開啟了重要扉頁，中生代則扮演著文化的傳承與落實紮根的角色，而新生代嘗試做文化的創新與再造並建立文化場域的新的氛圍，從歷史中都可看出藝術家與藝術教育工作者對文化藝術傳承與創新的努力。雖然東台灣的文化藝術資源與西部相較，依然匱乏，但東台灣藝術的成長與變化，在台灣藝術環境中，仍不容忽視。由於以上的原因，我們有了「東台灣藝術故事」的構想，並邀請了在東台灣從事藝術教學的專家學者，分別從美術史、石雕藝術、視覺設計、藝術場域、原住民藝術等不同角度，介紹東台灣視覺藝術的發展情形，期望能讓大家從全新的角度認識東台灣的藝術文化，並從東台灣藝術文化的解讀中獲得不同的體驗。



花蓮隨處可見的石雕創作（林大成攝影）

東台灣藝術故事 視覺篇



# 花蓮篇

- 1 生活 · 美感 · 花蓮
- 2 以城市情境彌拼花蓮的文化生活圖像
- 3 「倚大石為居」東部花蓮石材藝術產業的故事
- 4 涡瀾書家身影

# 1 生活 · 美感 · 花蓮

撰文◎潘小雪

## 一、時光流逝中的花蓮印象

我生長在花東縱谷中的一個小鎮——玉里，舊名「璞石閣」，「璞石閣」原意為「風塵之巷」或「灰塵世界」，據說原住民深居山林，忘形打獵之際，不知不覺走出森林邊緣，望見一座小鎮，其間風塵飛揚，景象荒疏，異於山林。又說玉里有一個未經琢磨的奇石，有靈有精神，曾留傳一段離奇的故事。

每年仲夏初秋之際，秀姑巒溪的沙河總是一片風沙滾滾，偶爾還會吹起小龍捲風。下午坐在半山腰上，望著無人出沒的小鎮，只有載甘蔗的黑火車，無聲無息地冒著白煙從山腳下緩緩駛過，縱谷中大塊的雲朵，山形色彩的變化，都輕如它們自己的影子。

縱谷裡的人的童年多半都是孤獨的，在滿眼盡是無人的荒山野地裡，沒有目的地遊蕩著，隨地探索隨時玩耍。東部花蓮向來人跡罕至，任由四季刮蕩的山河，有史以來便緩慢地自我毀滅的大地便是東部人的憂鬱。

這裡只有單一的景象與它自己最真實的面貌，沒有理念、沒有結構。陽光下蒸騰發散的植物、黯自枯榮的桫欓、木麻黃破碎的暗影、天上成群結隊的走雲。偶爾細碎的絹雲像是山坡上的相思林緩緩吐出的話語；更多的是純粹兀立的物象，而累累的荒山召喚死亡，逐漸黑暗無聲的黃昏不禁令人想哭……。

在花蓮，幾乎每一個村鎮都有不同的族群混居，當時年紀雖小，早已有種族的觀念。每日生活中，和夾雜著不同語言腔調及不同生活價值的玩伴同遊。嚴謹保守的客家人，三代同堂地住在一起，用客家話跟牛說話；大眼睛的阿美族同學，下課便聚集在一起合唱聖歌，假日則盲目地跟隨他們走在沙河上，尋找他們的村落；外省人的水餃蔥油餅永遠那麼好吃，跟他們說話時，總會聞到蒜頭味；中學的校長老師清一色都是廣東梅縣人，上課鄉音太重，把「海洋的秘密」說成「太陽的妹妹」；父親和他的老朋友們，總愛說日本話，好像在進行什麼計畫，又像故意與人區隔，不願別人瞭解他們的思想似的。群居的生活是豐富的，在相互扶持中，又相互排斥著，到了吵架

時，彼此用最惡毒的話傷害對方，那時最能感受到日常生活中彼此的印象。

長大以後離開黏稠的故鄉，到台北讀書，那時候第一次看到海。所有的詩歌，沒有不歌頌海洋的，但我對海的最初印象並不詩意。大學四年，每學期都要來回兩次搭乘「金馬號」汽車，顛簸在蘇花公路上，當時北迴鐵路尚未開鑿，太平洋不是大玻璃窗背後美麗浩瀚的海景，而是暈車的前兆。搭「金馬號」沒有人不暈車的，一路上總有幾次車子急轉至峭壁頂上，所有的人頓時感到一陣噁心與不安。有一次颱風來臨，公路坍方，所有的乘客必須下車步行至前方兩公里處搭接駁車，中途穿過一個隧道，隧道出口處有山澗像瀑布般沖下來，每個人都要經過兩次洗禮，濕漉漉地回花蓮。

大學畢業以後在花蓮市的花崗國中任教，那是面山靠海的小山崙，在操場上可以看見海，我和海的關係不再那麼緊張，從崇德、七星潭、南濱、鹽寮、磯崎、大港口到石梯港，太平洋美麗的裙擺，輕鬆自由地搖搖盪盪，每年夏天，我以全黑的皮膚去換取它最真實的情感。八年以後我又北上唸藝術研究所，後來任教輔大，這是一段艱苦的歲月，在自我發展的過程中，從沒有像這段日子那般用力，與過去閒雲野鶴般的生活大異其趣。每次從台北回花蓮，北迴鐵路上，火車開離台北盆地的雜亂群山，進入花蓮時，壯闊的太平洋、清新的山影，使我疲憊的心靈漸漸有了活力，在緩緩的走雲與透明的空氣中，時間變慢了，心情也為之放鬆，這種時空轉換的經驗常使我流淚，那是一種覺醒與獲救的喜悅。由於在自己工作環境的氛圍中認定一個價值目標，意志全力投入，便一廂情願地忙碌起來，當耗盡所有的精力能量時才發現生命的品質與性靈卻原封不動，沒有精進地停在原地，每深思至此便覺害怕。

花蓮的風物、太平洋的性情，用它最原始的召喚把我從另一個極端中拉回。任何一個遊子的心中都有一棵井旁的菩提樹、蘇連多海岸，我也不例外。當火車衝出黑暗的隧道，海洋突然乍現，無人的山谷、乾涸的河川，清楚地留下它的痕跡，靜靜的小村落，深深的山澗，遙遠的垂天之雲，都是我最深的記憶。

## 二、在地思考

在台北任教十年後，我回來花蓮定居，不再有全黑的皮膚，也沒有田園牧歌的生活，所思索的是一種本真的存在與真實的觀點。在我「風景與記憶」個展自序中開始批判說：「我只畫風景，在花蓮，我感受不到人的力量，只有原始的風景像無聲電影或夢一般，不斷自我拼貼；故鄉的人，如四季花草，枯榮由他地活著，自在而沒有理念，我感受不到人的存在，從遠方到近處，只有風景的記憶。」

接著，我痛恨人們在做大敘事時，把花蓮人模糊成一個無傷的整體印象，說「花蓮民風純樸」、花蓮是「台灣最後一塊淨土」，而背後真正的看法是「一群沒有個性主見的人」、「一群無知的倖免者」。花蓮人自戀於許多美名但不自覺於背後的隱

喻。於是，我走向社會運動，在許多環境議題及政治選舉中，我憤怒、猙獰地謾罵，搖旗吶喊走在街頭上，有時候也常對著發亮的天空、柔媚的樹影思索著到底怎麼一回事。奇怪的是，以前我賴以慰藉的山川大地總是讓我思想真空。

康德在他的《判斷力批判》中提及崇高與壯美，他說由於自然對象的巨大體積或力量超過想像力所能掌握時，於是在人心中會喚醒一種要求對對象予以整體把握的「理性理念」來掌握和戰勝對象，從而對對象的恐懼、畏避的痛苦，轉化為對自身（即人）尊嚴、勇敢的肯定而產生快感。這種審美特性在於它不是和諧優美的那種，而是在愉快中包含著痛苦，痛苦中又含有愉快。

在花蓮，也許我們永遠降服在巨大的自然之下，不曾喚起整體的「理性理念」，我們缺乏豪狂格調與浪漫思潮，在無形式的壓抑下，不曾有實踐理性的力量提高人的道德與位格，動人的藝術，正有賴於這種力量才能產生，否則都是虛飾自憐，徒勞無助地重複風格而已。有趣的是花蓮並不是可以如此要求的，人們並不是不懂崇高與壯美，但他們無需豪狂與浪漫。多颱風的花蓮，居民早已習慣各種災害，甚至可以在其中尋找不同的樂趣。不信的話，試一試在颱風天裡到海邊走一趟，岸上擠滿了車子，有人留在車中，有人乾脆冒著風雨走出來，為的是要欣賞巨浪拍岸，激起千堆雪的奇景，偶爾還不時傳來陣陣歡呼的聲音，過足癮之後再回家收拾災情。

花蓮人不曾把事物給「對象化」，而是不斷沒入對象之中，使之合而為一。在花蓮，民主運動、現代思潮一向不發達，但是靈修生活、宗教志業、精神療養卻很成功。於是我問：藝術創作在這裡如何存在？花蓮的文學藝術一向是台灣文學界的重鎮，但有些嚴謹的文學評論家並不認為其中有所謂的「花蓮意識」，即缺乏主體客體的辯證統一，所謂的「花蓮」，只是山水之美及山水鄉情的抒寫罷了。（第一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至於視覺的、造形的藝術又如何呢？

有些學者輕蔑地問：花蓮有藝術嗎？花蓮有文化嗎？其實他更想說而沒說出來的是：「我不知道這種論述怎麼寫，除非你是自戀狂、花蓮痴！」更無助的是，打開任何一本有關台灣美術史的書，東台灣總是一片空白，沒有一位藝術家或藝術品在相同時空中值得論述。另外是關於我個人藝術史的認知與評價的問題，只幾位文藝復興的巨人或當代叛逆狂怪的天才，比較下手中之筆就寫不出甚麼來，我知道這是一種思想上的魔咒，是論述的最大困境，但我又如何能解除魔咒，無中生有呢？

所有的價值都是經過詮釋和論述而來的，花蓮不是沒有藝術、沒有歷史，而是缺乏論述。這裡和世界各地的任何一個角落一樣，有大地與世界、自由與文明，在她的時間流程裡，必定有她發生的事件，也必定有人類的精神活動，因此，沒有詮釋便沒有價值，沒有論述便沒有歷史。這便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初衷，也是我在寫「花蓮美術發展史」的基本精神。

### 三、蕭條寂寞的美

台灣日治時代美術運動大都活躍於西部，1919年日本內地的「帝國美術院展覽會」與1927年「台灣美術展覽會」造就了台灣第一批西洋畫家，以及東洋畫家，他們以台北城為中心，殖民政府官辦美展為主題，東京「帝展」畫風為典範，西歐的繪畫為依據，展開了美術脫離過去傳統時代文人畫的因襲作風，步入近代的「新美術運動」（謝理法《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

日本官方所舉辦的展覽本來就有文化殖民的意味，當時台灣畫家大多是社會中的少數新文化人，他們有民族意識，同時也有文化動力，但是他們不得不每屆都要把作品往官展送，這是唯一能讓知識份子往上發展的機會，因此在日籍畫家的評審下，能獲選得獎的必定是符合日人之審美取向，這是當時畫家難以妥協但卻又必須努力爭取的。這種被輕視的苦，只有在民間自己創設的美術社團中才能獲得抒解。但無論如何，這些都造就了台灣西部美術運動的動力。

1945年日本結束在台灣的殖民，同時也結束日本文化體制在台灣所主導的美術運動。第三年，中國開始陷入長期內戰，1949年國民政府從內戰中潰敗撤退來台，台灣美術活動開始另一次的劇變。次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美國政策、美國文化逐日影響台灣。於是，50至70年代之間，台灣藝壇是日本風格、中國來台人士審美情調及傳統水墨風格、西歐印象派、野獸派、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相互衝擊造成沒有交集的風格大雜燴，也是戒嚴時期人們與土地隔閡，藝術家苦悶和躁進的時代。

1971年台灣宣佈脫離聯合國，造成朝野強烈的激盪，形成台灣人的危機意識，鄉土文化運動興起，洪通、吳李玉哥等素人畫家被報導與評價。80年代後期民間畫廊紛紛成立，形成蓬勃的草根性情感與國際風格的美術運動直到如今。

反觀花蓮美術運動則顯得寧靜而緩慢，發展過程中，早期藝術家（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如張采香、駱香林等，他們的活動不似西部藝術家那般活躍，主要他們都是從外地來花蓮避亂隱居的，並以傳統中國文人審美情調為依歸。在溥心畬寄給駱香林的書信中，稱他為「處士」或「隱君」，友人亦多稱他「長隱高蹈」、「海東高士」、「東海逸老」等。張采香則自稱「冷情道人」或「紅葉山人」，隱居在瑞穗。

即使是21世紀的現代，這裡的藝術創作者，畢生只對內在的生命探索感興趣，對於外在藝術形式之革新、是否成為時代的先驅者沒有太大的野心。比較起來，花蓮的藝術家傾向隱藏、遮蔽自我，不喜歡競爭。其他領域的藝文創作者亦如是。水湳的阿美族歌手「檳榔兄弟」，寧願在花蓮當板模工人、賣鹹酥雞維生，也不願意到都會灌製唱片，賺取更多的名利，只要生活自由沒有壓力就好。若不是在偶然的機緣下買到一捲澳洲藝術人類學者所製作的音樂帶，收集從紐幾利亞到台灣的音樂中，「檳榔

兄弟」的音樂和他們的名字不會引起我的注意。凡是欣賞過「檳榔兄弟」歌聲的人，都感受到「撼動靈魂」的美好經驗，但也很少人勸他往高處發展，歌手迴谷自我調侃說：「不要發展甚麼啦！我們已經被檳榔西施打敗了啦！」這就是花蓮的生活氣氛與幽默，這個氣氛也許造就了許多不為人知的藝術故事，畫家葉世強就是其中之一。

葉世強與其他從外地遷移到花蓮的藝術家或作家，與過去歷史的每個階段移居到花蓮來的人一樣似曾相識，他們或許為了避開狂亂的時代，或逃離都會的混濁魅影，或僅為逃避國民責任，或由於極私密的厭離感，或因緣巧合，他們來到花蓮，其中有些人來來去去，捨不得走又待不住，成為完全的個人。

葉世強在戰亂時期從廣東來到台灣，因為版畫家黃榮燦老師的幫忙，就讀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後來黃榮燦因 228 事件被槍斃冤死，他所疼愛的學生便四處逃亡。葉世強為棄亂保身而隱藏自己，直到老年。

一向獨居的葉世強，從新店灣潭移居九份時已六十二歲了，不到幾年，在九份屋中生病，昏迷好幾天被鄰居從窗口偶然發現才送醫救治，後來經學生的協助，搬來花蓮吉安養病，那是 1995 年初春的事了。葉世強隨著命運的大船、太平洋的鼻息吹送他來到花蓮，他很安心的定居了下來，跟過去一樣，隱姓埋名，生活低調，我曾告訴他：葉老師！威權時代已經過去了，沒有人會來找你麻煩了，你知道嗎？他說：我知道。但是他早已習慣這種隱居的生活了，而花蓮的生活氣氛正好符合這個情調。如今已過了十幾個年頭，這段期間他畫了三千多幅畫，其中不乏巨幅水墨與書法作品，可以說是他一生當中創作力最旺盛、作品最豐沛、風格臻至完善的時期。他的作品一向令人震驚，使人立刻超越世俗徒勞無功的汲汲營營，以及當代雜亂的藝術生像，把人提升至沉默無言的本真當中。他的快筆，呈現一種瞬間決定存在的準確痛快，同時也讓人經驗到與世界作最原初性的接觸的純淨自然。

2004 年那年，我邀他參加 CO4 台灣前衛文件展，他一口答應了，我很驚喜，因為他一生從不展示他的作品。從此以後他便經常在台北各大展覽展出，似乎跳脫過去的恐懼，開始正視這個世界似的。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八十歲那年結了婚，現在定居新店。

## 四、花蓮美術發展的基調

花蓮藝術的發展與台灣普遍的現象相似，但有一個特殊的情形值得探討。花蓮美術的發展較少透過「運動」的方式形成風格上的轉變，不像西部那般自由活躍，一般創作的狀況就像四季榮枯的草木般，適時逢生者枝葉茂盛，否則任其消亡。早期日據時代的畫家如張采香、駱香林等，他們都是外地來避亂隱居的，並以傳統文人的美感為基調。中期國民政府來台期間的民間畫會，大都由救國團或黨部統籌規劃或提供資源，以大型文藝團體，總會分支的情況下組織而成，活動性質以傳統畫家主導之比

賽、聯展、當眾揮毫為主，較少個人獨創的空間，創作者也很難站到官方的準則之外發展其他風格的可能性，即使有小型而純粹的藝術社團，畫會畫室形成，卻因資源不足，或環境醞釀之條件不夠而告夭折，如西畫協會、青谷畫會、五人畫展等。至今花蓮美術一直處在官方或半官方的形式中發展。近期由於私人畫廊、畫室、工作室成立，提供較多的藝文空間，而新政府的文化政策造就勇續發展的更大可能，自由風氣才逐漸形成。

在花蓮，與土地、生活最接近的創作要算是先住民的生活藝術與石雕藝術。在先住民的藝術（原住民族藝術）方面，解嚴之前，原住民族一直是弱勢族群，在生活困苦及污名化的環境下掙扎，他們特有的工藝與祭典歌舞，僅只是被當成文化觀光的消費對象，尤其在現代工商社會的衝擊下，部落崩解、語言喪失，文化歷史的傳承考驗著族群的生存。儘管如此，仍然看到許多原住民菁英、知識份子對於部落文化的保存不遺餘力，他們大都是學校的教師和校長，在漢人社會結構中佔有一席之地，具有改變政策的可能權力，他們經濟穩定，可以專心論述、紀錄、教學、創作，在極困苦中，保存一線生機，是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

解嚴之後，社會中的人權概念、民主素養逐漸提升，政府提倡多元文化價值，族群之間的歧視減少，進而能夠互相學習和欣賞。現階段，原住民的生活藝術在各項政策之下，已有嚴謹的學術方法加以保存、紀錄、發揚光大，許多部落設立各種社區協會，喚醒存在自覺、強化族人的力量、進行民族文化復興。有些年輕的原住民創作者，夾帶現代藝術的基本認識，以及創作上的自我表現之要求，呈現藝壇上的獨特風格，突顯了原住民在藝術創作的優勢。例如，雕刻者拉黑子・達力夫、畫家安立・給怒、表演者阿道・巴辣夫、影像工作者楊明輝、劉康文、馬躍・比吼等，這個新的局面，不但對原住民文化本身的價值提升，也對當代藝術深具意義。一般人以為原住民藝術以歌舞為主，但是，年輕一輩的原住民創作者在影像、雕刻方面有極高的天份，對於素材的運用也有獨到之處。

關於花蓮的石雕藝術與工藝，雖然有人反對政府政策性地把石雕指定為花蓮重點藝術的發展，而忽視其他類型藝術發展的可能。但是，石雕在花蓮發展是很真實地與生存結合在一起的，這裡有原料、技術、人力、產業。

早期石雕家為了生存什麼都做，他們不排除實用的、商業的，他們鍥而不捨、剛毅堅強，他們也自我教育、努力學習，這與其他領域的藝術家把創作當成是一種精神世界的範疇不同，其他領域的藝術家認為自己的藝術沒有市場也沒有關係，他們從別的職業求得生活，最後也可能變成可有可無的游藝者。當然，精神世界的開拓相對於他們而言是最真實的，他無所謂市場的問題，也不拘泥表現形式。然而，當時代往前奔流，日子消失在虛空中，那日以繼夜不斷在刀鑿石屑中穿梭的雕刻者，他們的技術逐漸純熟，語意豐富，自我的面貌也鮮明起來，許多當年是代工的技術階級，現在逐